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〔第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罪惟錄

第六冊

〔清〕查繼佐 著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罪惟錄傳卷之十二上

致命諸臣列傳總論

觀太祖之葬元福壽而祠余闕也，爲之頓首楮上者數。周封微箕、表比干，初非決於原者。漢斬丁公，後世高其義，獨代死紀信不聞厚卹。明於勝國猶急賞其大節，則於諸啓運殉義甯復爽報，蓋以教後世之爲人臣者切矣。明殉義，於讓皇、烈皇兩朝最盛，古無與埒。凡猝然死，因所屬而死，因緣所事而死，非有必死之意與不肯生之義，俱曰適然不錄，非不錄也，所以嚴錄之者也。其若諫而死者，意在諫也，不以死例。凡死國、死職、死事，死志，其所遇不同，而致身則一。負重望，持絕續，與天爭命，是爲死運，蓋有關正閏者另一格，在抗運傳中。至於國亡與亡，君亡與亡，不成國，不成君，而亦與偕亡，得附國亡與亡君亡與亡之例，曰死國。受官不欲曠其官，卽不受官，務官之事不去，曰死職，曰死事。匹夫婦無死之責，與夫讀書庠序，未嘗受祿，可以無必死之名，而必靖其志，曰死志，吾以降死運者一等。歷朝無遺卹，但有疑卹。總之，褒忠之義大昭。嗚呼！毅廟蓋以身教也夫！

致命諸臣傳上

張天祐郭元帥

桑世傑

趙忠

劉成李崇

茅成

張天祐，濠州人，姊爲滁陽王夫人。有才力，用事行間，每與太祖先後。宋林兒來招，諸將謂天祐曰：「公自度能以此衆獨當元不敗乎？否姑就之。」遂與郭公子等往，以其都元帥、右左副元帥命歸。從渡江。至正乙未，破元集慶路。降將也先中叛，與元御史大夫福壽扼戰秦淮。敗績，都元帥郭甲、右副元帥天祐陣歿。

桑世傑，巢縣人。元至正戊戌，同俞廷玉、廖永忠等以水軍來濟。時屯黃墩，同黨趙普勝中叛，謀不利。太祖。世傑泄其計於華高，高以聞。太祖恐諸部意解，詭言取兵和陽合攻海牙，實以兵勢壓巢湖軍，得歸。普勝走依天完。世傑從渡江，歷功判行樞密院事。戰周江陰之石牌，陷陣死，追封永義侯，配享太廟，肖像功臣廟。子敬，以父蔭都督僉事，從征。洪武二十二年，歷功封徽先伯。弘光初，追諡世傑忠烈。

趙忠，從渡江，取太平，大破海牙兵於江口，隨克集慶路。太祖定都，以太平爲股肱郡，命忠爲興國翼元帥守之。未幾，擢興國分院判。從克池州，得糧幾萬石，陞樞密院判，鎮池州。至正戊戌，漢趙普勝自

樅陽來寇，忠戰歿於陣。養子王鼎襲職。

劉成，靈璧人。從太祖立功，由百夫長陞總管。同耿炳文等克長興，以副元帥協守，寇不敢犯者四年。至正辛丑，周以十萬衆來侵，嬰城固守。成開西門擊敗之，擒其將宋元帥等，追至東門。敵反兵力戰，援不繼，陣歿。副將李崇亦戰死。詔贈成懷遠大將軍，立廟長興，歲祀之。

茅成，定遠人。從和陽，隸常將軍麾下。克太平，授萬戶。定常州、甯國，陞總管。克衢州，陞副元帥。守金華，改太平興國翼元帥。從克安慶，援安豐，戰鄱陽，克武昌，遷武德衛正千戶，陞指揮副使。取贛州、安陸、襄陽、泰州皆有功。調征浙西，克舊館。至正乙巳，圍平江，戰死。贈鎮國上將軍，僉大都督府事護軍、東海郡公。弘光中，追諡武烈。

論曰：世傑、忠、成三人爲滁陽故舊，成蒙贈卹。若天祐、郭元帥更密邇，最暱，死後絕無所聞，豈猶以滁陽王之故歟？後既追王滁陽，爲立祠，以二死侑享，亦無不可。

胡深

胡深，字仲淵，浙龍泉人，穎拔有智略，涉獵子史百家，及天官術數之書。父鈺，仕元行省員外郎。深或談兵甚奇，父警之曰：「才雖撥亂，智在識主。」及父使高麗歸，卒，奉喪南還。元末兵亂，嘆曰：「浙水東地氣盡白，禍將及矣。」結鄉里自固。石抹宜孫辟參軍事，募兵旬日，得數千人，引屯竹口。會溫州韓虎等殺主帥據城叛，深請身往諭之。軍民服深長者，伏地泣曰：「吾屬氣不靜，一聞至此，正無處乞生。」遂

以城降。時龍泉盜賊深師王毅，以師執害毅者，窮其穴。移攻遂昌賊，守者出戰，深望見笑曰：「不堅壁，乃求敗。」以正陣接戰，奇兵夾擊之，別遣遊兵搗其伏，賊大敗，生擒八百人。太祖既下婺、衢，獨處州不附。時深守龍泉，上遣已降葉琛諭深禍福，深奉處下邑四來歸。太祖素聞深，擢左司員外郎。深語參政胡大海曰：「處無鬪志，內尋干戈，亟擊勿失。」大海遂與耿再成合進，敗石抹宜孫，處州下。還集舊部，從平江西，守吉安。尋總制處州軍民事，請寬鹽稅二十取一，商販大集。以沒入莊田代租，軍興足而民不苦。諸全守將謝再興叛，誘周兵犯東陽，深引兵合援，走之。深曰：「諸全，浙東屏障，今失險，請急築新城五指山下守之。」旬日而成。無何，周將李伯昇大舉入寇，城堅不可拔，敗去。太祖以爲深功，賜之名馬。溫州方明善取平陽，出偏師復之，并復瑞安侵地，遂攻溫州。方國珍懼，請納歲幣，乃還師。太祖卽吳王位，與朱亮祖合攻閩，取浦城、崇安、建陽。元陳友定帥銳卒逆我師，深以氣惡，未卽戰。朱亮祖迫之，破其二柵。敵悉銳圍深數重，日暮，深率精騎突出，伏起，馬蹶見執。友定憚不敢害，深諭錢鏐故事，詞義侃侃。會元使至，督促，乃見殺。追封縉雲郡伯。深知識絕倫，藝術無不精曉，個個好施予，馭衆一以寬厚，用兵十餘年，未嘗妄戮一人。上常與宋濂議：胡深文武才，浙東一障。比伐閩，日中有一黑子，劉太史監奏東南必失一大將。亟使諭之，深已被害。弘光中，追諡襄節。

論曰：縉雲之學，彷彿誠意。獨誠意不與明對仗，偶然耳。誠意果獲從帖里之請，亦豈不以一矢遺亡元者？顧觀天最早，遠過縉雲。而深父鉉「智在識主」一語，則已不後青田。鉉在，當無參軍石抹之事矣。

張德勝汪興祖 袁義 朱顯忠 宋國興妻曹氏

張德勝，字仁甫，合肥人，才略豪邁，沉毅剛決。元末，結寨巢湖，與同事俞廷玉等以舟師來歸。時德勝弟後賜姓袁義爲趙普勝所留，不得從。德勝以萬戶渡江取太平，擒陳也先，擢管軍總管。復擊破方山，從取集慶，克鎮江，陞秦淮翼元帥。從下常州、宣州，再陞僉樞密院事，從下宜興。天完普勝陷池州，進擊，敗之，柵江口，復池州，統略太湖，至馬迹山，降周將王貴。復從取安慶，夜襲普勝浮山砦，追斬僞參政郭太於沙河。漢友諒犯龍江，伏兵大敗之，降其將張志雄等。追至采石，歿於陣。追贈蔡國公，諡忠毅，侑享太廟。子宣，幼；養子同嗣職。及宣長，上命宣嗣爲中軍都督僉事，坐累降神策衛指揮同知，以廬州衛世襲。弟袁義，初隸雙刀趙卽普勝，及趙死來歸，積功陞僉武衛指揮事。北征山陝，皆有勞，陞興元衛同知。洪武五年，統兵下海征倭。十四年，從征河南有功。明年鎮楚雄，力禦鹵，鹵遁，加楚雄衛指揮。入朝，上惜其老，命太醫院爲染其鬚鬢，俾回撫治，以威遠人，陞右軍都督僉事。卒，子聚襲指揮使。先是，養子同復姓名爲汪興祖，巢人，嗣職後從搗漢安慶，克江州，進拔蘄州，從取南昌，敗張士誠之兵於安豐。鄱陽之戰，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，擢湖廣行省參政。武昌平，還攻廬州，克之，陞督府副使。克淮東，平吳，陞同知督府。從大將軍北征，取山東州縣，衍聖公希學等謁軍門，興祖禮遇之。洪武元年，立皇太子，兼領右帥府事。從克汴梁，還濟甯，取元都，狗永平，下山西，收大同，卽命爲守禦。克武朔，爲晉王府武傅，兼山西行督府僉事。三年，封東勝侯，弗與誥券，令自效，圖實封。從將

軍友德克階文。蜀平章丁世貞據險拒我，興祖躍馬直前，中飛石死。時文州復陷，守將朱顯忠死之。以興祖歿王事，授原封侯爵世券。子幼，以所賜田五頃，令與宣同居。顯忠亦預卹典。弘光中，追贈勝國公，諡武愍。

宋國興，定遠人，從渡江。每戰跳盪先登，歷功授總管。洪武元年，太祖戰陳埜先南臺，兵却，國興年十八，請出鬪。太祖壯其氣，解白龍袍衣之，與常遇春馳突敵陣。敵誤袍以爲太祖，攢槊仆之，被繫見殺，贈西甯侯。國興妻曹聞之，亦赴井死。弟晟嗣侯。晟子瑄，弘光中追贈如父侯，諡果節。

論曰：張合肥、宋定遠，此從龍最先戰歿者也。德勝有弟有子，國興有妻，皆足以傳，不負張與宋。

花雲妻郤氏 侍兒孫氏 朱文遜 耿再成 朱文剛

花雲，懷遠人。少孤，從母嫁張氏。貌偉幹而鬣黑，驍勇絕。元至正癸巳，仗劍謁濠，太祖奇其才。所至輒克，破懷遠城，鹵其帥以歸。拔全椒，夜襲繆家寨。會取滁州，雲獨從太祖先諸隊，猝遇賊數千，雲舉鉞翼太祖，疾策馬貫陣走。衆驚曰：「何來黑廝？勇莫當！」甲午，從取和陽，授勾管。從渡江，克太平，充宿衛。下集慶，陞總管。狗鎮江諸縣，過馬馱沙，劇盜數百遮道，雲行且鬪，三日夜，皆擒殺之。圍常州，拔之，拜太平樞密院判。克常熟，獲卒萬餘。從攻甯國，先登。庚子，漢友諒既破安慶，以舟師圍太平急。雲以安遠大將軍守太平城，卒止三千人，不足戰。賊勢決，雲守固，賊不得入。城西南隅下瞰姑溪，敵從舟尾緣堞上，城陷，縛雲，并縛太守許瑗。雲起，奮身大呼，縛盡解，縱奪左右刀馳擊，殺五六

人。賊怒，攢碎其首，懸舟檣，衆射之。雲至死罵不絕，年三十有九，追封東丘郡侯。弘光中，追諡忠毅。瑗別有傳。妻郤氏，囑侍兒孫曰：「城破，將軍度必死國，妾亦必死將軍，而抱哺我三歲兒，毋令花氏無後。」於是躡身赴水死。孫抱兒從漢軍行，至九江，軍令棄兒水中，不肯，欲殺之。孫佯諾，乘間涉水，寄兒漁家，脫簪珥，令善視之，復歸軍。及友諒戰敗，孫脫，往漁家視兒故在，負以走。夜宿陶穴中，旦僦舟渡江，而爲敗軍奪舟去，棄之江中。孫抱兒，遇斷木，浮入葦中，採蓮實哺兒，七日不死。夜半聞有人呼之，一皓首自稱雷老，扶與俱行，達上所。上泣，置兒於膝曰：「將種也。」賜雷老衣，呼不見，上嗟異。兒八歲，賜名煒，侍皇太子就學。年二十，授水軍左衛指揮僉事，偕孫氏至太平，奉郤骸骨，束草像雲，葬上元縣。世廟初，其五世孫指揮僉事請於朝，郤氏贈貞烈夫人，孫氏安人，立祠致祭。時有元帥朱文遜，與雲同難。文遜，太祖養子也，累功擢元帥。嘗從秦友諒攻無爲州，克之，協守太平，拒賊戰死。

耿再成，字得甫，泗州人。元至正癸巳來歸，立功泗、滁、和陽、集慶、鎮江，陞元帥。守鎮江，改守揚州。以宜興爲要害，數當周寇，令再成守之。上取金華，爲前鋒守處州。石抹宜孫犯境，擊敗之，宜孫走死。先是，軍行徵私粟民間，號砦糧，畏莫敢言。再成曰：「民饑死矣，軍胡爲者？」白於胡參政大海罷免之。嚴戢部下，招撫流亡，稱賢將，陞院判。苗將李佑之、賀仁德叛，應金華。再成方與客飯，聞變上馬，收卒不滿二十人，迎叱賊，手揮劍，連斷數槩，兵不繼。賊亂槩，墮馬騰擲，罵不絕死。總制胡深收其屍藁葬之。贈高陽郡公，諡武壯。子天璧，方奉命起發苗兵入京，未至，聞變，急收父舊部討賊，而朱文忠已

破賊斬之矣。天璧襲父職，仍守處州。禦方、張二寇有功，陞制勝指揮副使，敗陳友定。從下杭州，陞指揮同知，世襲。兩廣平，調回從征襄陽等處，移鎮西安，招諭河州、臨洮，皆下。改杭州指揮同知。洪武七年，捕倭外洋，舟沉死。又朱文剛，太祖養子也，小名柴舍，歷功陞元帥，克處州，與耿院判協守。聞變，不及上馬，猝遇害，贈鎮國將軍，附祭功臣廟。同難總制孫炎，別有傳。

論曰：外以巨敵，單不能戰，內以間起，猝不改防，花安遠、耿院判兩以烈著，然未足盡其才。顧孫之生，不弱郤之死。而天璧亦附父烈，光父。

熊鼎白源

熊鼎，字伯穎，臨川人。元末鄉薦，入試禮部，奇不見錄。漢友諒禮致之，不應。鄧將軍下江西，聞其賢，聘至，不受官，留愈府參軍事。母憂，既葬，上徵與諸儒撫作公子書，以訓貴戚子弟。授德清丞，召議禮儀。吳元年，除中書考功博士，遷起居注。時上精求禮樂之事，懸樂器於庭，令翰林學士朱升審辨磬聲，忤旨。上欲置升吏，鼎曰：「石音難辨，自古而然。唐虞唯后夔能和磬聲，下此未及。」因言樂自性生，人君能致中和，則萬民和；萬物和，然後乃言樂也。上怒解，則新行赦矣。會廣信報茶稅失實，促御史往廉狀，丞相善長諫，不聽。鼎與給事中尹正進曰：「乃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乎？失大信，且夔國威。」上良久曰止之。浙西運糧餉師，率五石致一，鼎曰：「金陵何所食？食浙西，而奈何令重困？」上悅，更詔之。戊申，卽大位，凡更創諸典，多所預聞。立浙江按察司，以爲僉事。分部台溫，郡苦旱，至

輒雨，民喜曰：「此熊使君雨也。」是時經方氏竊據之後，僞官悍將迭爲民患，鼎出奇計，籍遷江淮之間。溫有邪師，自號大明教，飾殿堂極麗，驚民無算，奏毀之。而中朝使者以事至郡，多挾娼佐飲，有司罷於供應，鼎下永嘉，令籍倡戶數千，械送之京。平陽州杜吏目賊事發，妄連知州梅諡，民數百遮道爭之，鼎嘆曰：「法不令我收無罪。」釋諡，以情聞。甯海強民陳德仲，以怨密支解黎異死，冤久滯，鼎方閱牒，忽有青蛙躑案不去，若有所告。鼎祝曰：「吾得真殺異者，蛙乃去。」蛙果住數日，及逮德仲至，乃去。訊得實，抵異。有故校奪民妻五年矣，鼎攝至，校抱二兒泣曰：「還妻，二兒饑以死。」鼎命置兒妻傍，兒哇不歇，鞠之，果他人子，論如法。於是所轄管軍者一夜遣人妻數百。改治濟南，論罷州縣貪私數十輩，六郡肅清。時河北甫下，濟南宿重兵，兵嘗潛縱火，名救火，掠且盡。鼎庀火具，嚴保伍，卽火坐故縱，火患乃息。陞其省副使。洪武三年，拜晉王右傅。會徙邊徼雜差入內，中道散，事連鼎，左遷大同衛知事。復召授經秦王，令爲皇太子說書。上問春秋諸侯王幾何，鼎不能對。上怒，改刑部主事，奪其俸。八年，西戎朵兒只把內附，出鼎爲岐甯衛經歷。鼎計西戎終必叛，上書謂：「西京岐甯，漢唐內地，不可棄。朵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，今急之則遁，得其地而無民，緩之則恐羽翼旣成，漸至跋扈，宜稍給種糧，撫其遺民，以良將參守之。」上覽奏，嘆曰：「熊鼎故不迂。」九年，遣中官趙成徵還。次西涼打班驛，遇朵兒只把叛兵，擁之北行。鼎持議凜凜，與成等皆遇害。又：白源爲婺源知州，蒞政廉勤，自奉薄，除夕以蔬食薦其先人，澹如也。信州盜來寇城下，力不敵，赴水死。

論曰：熊伯穎開國循良選也，卽不迂，不宜邊置之。源則迂矣。

王禕子紳 孫稔

王禕，字子充，浙江義烏人。元至正中，詣闕上書八千言，不報。隱居青巖山。禕長身山立，儼不可即。術士齊琦見而怪之，引問曰：「公偉器，似從異代爲功名。」禕私自負。及上克婺州，徵禕，□□大亂極而聖人出，琦言在是矣。署中書省掾，上每稱子充不名，曰：「學問博，不過濂，才思雄，不過禕。」兩人皆以文墨見知，顧禕頗稱任用。辛丑，江西平，獻頌，出試儒學提舉司校理，陞侍禮郎，兼引進使，轉起居注，出知南康府，經輯有功。上卽大位，召入議禮，忤旨，改漳州府判。瀕行，疏辭，大指「忠厚以存心，寬大以立政」二語，頗寓規切。尋修《元史》，召還，與宋濂同爲總裁。禕史事擅長，裁繁剔穢，力任筆削。書成，拜翰林待制，同知制誥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洪武三年，預教大本堂，經明理達，善開導。奉使吐蕃，尋召還。五年，往諭雲南元梁王把匝剌瓦爾，既至，王疑不奉詔。禕抗言曰：「足下不忘漠北，矢心萬里，孤傲已見諒於天下矣。而所以爲故君謀者，則吾不知。天不祚元，拱手中原，絕幕遺魂，仰恩日月，醴酪如故，皆我殊恩。而足下以爲斧鉞未將，遂思復焰乎？足下不過恃林箚深遽，夏多霧雨，地氣蒸鬱，入其境者或難持久。然則果欲驅羅羅之族，出於江上，爭一旦之命乎？但閉壁也，亦未審於天道人事之故矣。比者草竊爭雄，名爲帝子，不下數十，而天命有歸，次第殂廢。且也字羅內難，張李鳴張，以擴廓之才，不免束手。天非夢夢，大略已見。而我之所以會獵於滇者，足下未知之乎？永甯一卒，坐塞烏撒，韃普定而挫曲靖，襟喉一撥，足下卽何以爲大理籌矣？果欲延息以不廢故元歲臘一杯羹，是貴識

時，比於錢、寶，亦可數世。善敗之機，惟足下裁擇。」梁王猶豫數日不答。禪復以大義責之，有曰：「龍驤鴻艦，會戰昆明，悔無及矣。」梁王顧其臣咸失色，歛容謝曰：「使者且休！」爲改館，享上賓。禪留數月，會元遣孽自立於沙漠，遣使侍郎脫脫至雲南，覘梁王中貳，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。梁王持兩可，不決，匿禪春登楊氏家。脫脫聞之，益誚責梁王，王不得已，出禪。脫脫欲屈禪，禪不屈，罵曰：「燭火餘燼，尙欲何爲？」脫梁王：「大兵旦夕無梁矣。」傍有向脫脫爲禪解者，脫脫曰：「此雖孔聖，義不能生之。」竟被害。司徒達里麻等殮而火之，莫實其處，或曰瘞地藏藏寺北。時六年十二月也。著有《華川前後集》、《玉堂雜著》、《續東萊大事記》。子紳，字仲縉，父死時甫十三，明悟，泛經史百家，能文章。事母何盡孝，及卒，哀毀踰禮。時蜀王能下士，奉幣延以爲客。紳痛父死蠻徼，欲求遺骸，王憫之，給糗以行，遍覓不可得，作《滇陽慟哭記》以志感。建文中，薦爲國子博士，預修高皇實錄，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。與方太史孝孺友善，嘗從容勸著書以淑來學，孝孺不應。紳悟，遂略文藝，潛心道德。尋以父節死上聞，詔贈禪翰林學士、奉議大夫，諡文節。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禪始，革除免。正統中，復贈初官，改諡忠文。紳以建文二年卒，有《繼志齋集》十卷行世。子稔，字叔豐，受業孝孺之門，孝孺妻以女。及孝孺死難，稔周旋其間，又與廖鏞、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體歸葬不得，卒坐逮繫。文皇念稔祖死國，特宥免之。辭疾還金華，讀書青巖之下，從遊者日衆。稔與童景庸書有云：「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，欲執事與令兄商榷，搜輯其學行幽潛，生平始末，爲家傳行狀，以傳同志。」遂輯方氏遺文爲《侯城集》。性至孝。初紳痛父沒，每食必斥兼味。稔一遵遺志，子孫相承，閱百年不變，郡邑交重之，禮爲鄉賓，分獻

先聖廟。徐疎髯偉貌，出必儼然古冠服。所著有《青巖稿》、《聖廟文纂》、《金華賢達傳》、《續文章正宗》。既卒，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。徐子汝，舉進士，授中書舍人，亦辭疾不仕。弘治初，與陳獻章並薦，應召，道卒。

論曰：開國無掉三寸獲地者。吳客工曲譬，不足動平江側耳。子充振塵而梁王歛容改館，使無北使脫脫諂讓，他日昆明諸績，可不必報也。獨怪靖難以後，子紳、孫徐與孝孺善，坐免伊父贈諡，則刑不及孥，不可引，而追削開國殊典，是無人父，亦自無其父矣。正統中復禕贈諡，與卹建庶人，爲千古莫及。

吳雲

吳雲，字友雲，直隸宜興人。父仲傑，歷元湖南提舉。雲少有文行，仕元翰林待制。洪武元年，魏國達定元都，送至京師，除弘文館校書郎。二年，改渭南縣丞，有惠政。歷官刑部尙書，出爲湖廣參政。八年，坐事被逮，釋之。時元梁王抗雲南，王禕奉使節死，上固不欲勤兵，復命雲往。會梁王使鐵知縣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，爲我所獲，上欲以恩懷之，令與雲偕行。至沙塘口，鐵知院等謀曰：「吾屬奉使不成，中道被執，罪必死。」誘雲胡服辮髮，詐爲元使者，令改易制書，共給梁王，覲免罪。雲不從。適梁王亦遣人劫降，雲以死自誓，終不爲屈，遂被害。梁王壯其節，命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。事聞，贈刑部尙書，諡忠節，與王禕並祀，祠額爲「二忠」。雲子黻，國子生，季堯，交趾遠游知縣。曾孫承宗，以卹，官

中書舍人。

論曰：雲之不從二十人所爲，是不與共紿梁王也。紿梁王而有雲南，此二十人者皆可以上績，所爲免罪者正在此。而雲胡獨見異，曰：「胡服辮髮，誓不一借。且奉命遊說而出此，萬一不成而先坐屈，不爲也。」既不預二十人所爲，梁王宜德之，乃遇雲大不若王忠文，則梁王以初禪使不成中疑甯一決哉！收其骸骨藏給孤，惕逆命，恐啓兵，非眞壯其節也。若永樂七年，郭驥賞書諭韃靼可汗本雅失理，頗彰中國威德，本雅怫，欲殺之，益抗，不屈死。蓋自委三衛後，驥節不著，曰與雲等稍有異也。

許瑗王鼎

孫炎王道同

王愷子行

章城

葉琛萬思誠

許瑗，字栗夫，樂平人，聰明強記。元至正中，兩以易經舉江浙鄉解，皆第一。會試輒不第，放浪吳越間，時醉，每大言自負，人卒未許之也。戊戌，太祖駐兵婺州，瑗以儒服進謁，且曰：「誠欲掃除僭亂，宜攬收英雄切。」上曰善，授博士，留帷幄參謀議。以太平邊漢，命爲總管。勵士卒，修城隍，撫歸附，與守將花雲拒漢。城陷，被執，罵不屈死之，追贈高陽郡侯。弘光中，諡惠節。瑗時與判官王鼎同難，初有祠在府治西，並祀。

孫炎，字伯融，句容人。面顴黑，跛一足，持辯風生，能爲歌詩。元末，與丁復、夏煜等揮麈驚筵，炎更丰采相激，好立機括，觸指爛然。雅能飲，得一爽句，拍案浮白大呼，拔劍舞。亦以經濟自負，顧章句生謾罵：「孫炎男子，豈效若稿死蒿下。」太祖渡江，召見，慨然曰：「願明公延攬賢士，以成大業。」上悅，辟行

省掾，從征浙東，擢同知池州，尋改池爲華陽府。己亥，擢行省都事。是年，處州初下，其治盜賊尙憑結不解，上才炎，以都事往總制處州，許便宜，付省符，未署者聽辟任，一切不從中覆。炎匹馬入城，上實未嘗與一兵，但以口舌安反側。進百姓廷諭之曰：「天命有歸，元不臘矣。汝度朝廷舉動，卽何如諸盜名字者？若戲兵溝中何益？告若：遵化有後福，毋自蹈齏粉。」時以故風辯出之，果若人聽，衆叩頭謝，轉相告語，復以檄隨之，率投刃去。乃復籍諸好動者練爲兵，紀律嚴明，用備不虞。於是奸吏強族，素驕蹇，咸束手歛戢。時才俊士多伏山谷，悉以書招致。劉基、葉琛、章溢皆知名，而基爲最負氣，與炎類。自以不當出炎下，使者再往返不起。基尋以寶劍遺炎，炎謂劍當以獻之天子，削不平，封還之，草數千言投基，文詞甚美，基不答。久之，基往謁炎，飲酒酣，炎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，基乃深引服，謝曰：「基自以勝公，審今，基何敢望公！」炎遂奉命延禮基詣都。至正壬寅，降苗叛，殺守將耿再成，而炎亦被擒，幽空室脅炎，炎始猶給之，賊覘非本情，燔雁斗酒噉炎曰：「以此與公訣。」炎怡然拔劍，割雁舉卮酒，仰天曰：「嗟乎！我乃盡此鼠輩！」賊持刀睨炎，炎飲酒自如。復叱解衣，炎怒目曰：「此紫衣，上賜，吾常服以北面引枕而臥。」賊義之，不忍，伺其睡乃害之。事聞，追封丹陽縣男。妻王，爲賊擒，亦不屈死。炎事親孝，與人交，緩急可倚。門人蔣敬次其詩傳世。弘光中，追諡忠愍。時同難爲王道同。道同初爲中書省宣使，陞帳前總管，以義烏知縣能，擢處州知府，爲賊所逼，不屈死，追封太原郡侯。王愷，字用和，當塗人。幼有大志，通經術，間爲府史。至正乙未，上渡江，召至幕府爲掾，參決戎事，進中書左右司都事。尋胡大海已下蘭谿，與愷定議，取婺降之。己亥，克三衢，擢左司郎中，佐將軍大海總

制衢州，勇民事。愷簡民丁，六籍其一，得兵一萬二千八百人；斥度地，得田五萬七千畝，給兵屯種，兵食俱足。會常遇春屯兵金華，其部將或擾民，愷械而撻諸市。遇春使人讓愷，報曰：「將軍天子股肱，撻一部將而民安，計將軍所樂聞矣。」遇春爲改容謝。擒開化、江山諸叛，出粟賑貸，興學校，士民悅服往來，李平章文忠多用其策。漢寇龍江，上詔嚴陵師葛俊搗廣信牽制之。愷謂俊，非大將統全師往不可。俊請胡大海行，廣信乃潰。辛丑，分省於婺，控浙東，大海專治軍旅，以民事悉委愷。時力役無藝，乃核故田額糧多者爲里正，寡者副之，合計約一斗役一日，賤貴無苟免，胥猾屏息，綱紀肅然。壬寅，苗軍亂，胡將軍被害，撻愷而西。愷正色叱以大義，賊渠劉震等不卽殺，囚之別室。愷罵愈厲，賊黨胡得真素與愷隙，曰：「無自貽患。」乃見殺，并殺其子行。初變作，人勸行走，行曰：「豈有棄父求生之子哉？」及掾吏章城俱及難。追封愷當塗縣男。愷善謀能斷，都事中書時，嘗白事，未許，却立戶外，比暮不去。上出，怪而問之，從容諫如初，上爲允行。尤長吏事，以儒術飾案牘，辭簡而意周。喜爲詩歌，情意爽豁。子三，長爲侍儀，次爲行，同難。次升童。弘光中，追諡愷莊愷。

葉琛，字景淵，麗水人。初仕元爲歙丞，已又爲青田、武義二邑令，所在稱神明，宿奸隱猾，不鉤鉅而得。時葉賢三等作亂，從石抹宜孫爲畫策，捕斬之。時又諸坑洞渠魁竊發，行省承制授琛元帥，守桃花寨。太祖下處州，琛謂其下曰：「金陵兵有紀律，且氣候精明，必成大事。」時與宋濂等並徵，而琛以吏材見知，與章溢同授營田司僉事。復命佐僉院鄧愈知府洪都。至正壬寅，祝康之亂，愈脫走，琛迎戰於市，被執不屈，大罵，死之。追封高陽郡侯，復其家，貌祀洪都功臣廟。上嘗曰：「吾南昌諸臣，文失葉琛，武